

□ 七等生著

情與思

• 小草叢刊之24 •

情與思（小全集序）

我的全部關注都在我的內心；我沒有自己的事業，而僅有自我；我不斷的思考……品嚐我自己。

（蒙田）

現在我把最早的十三篇短篇小說，和一些未收集在前面幾本小說集的零散作品，以及三十多首詩和幾篇散文，分成「白馬」和「情與思」二集出版，這是受出版家沈登恩先生的敦促，在我的記憶所及，從各個久遠年代的雜誌和報紙副刊影印出來的，在這之前，遠行出版社已經為我出版了八集長短篇小說，現在加上這兩集，就可以合為我個人的小全集了。這十本書算是我寫作以來這十五年間的一個階段。感謝上帝和時間，讓我度過那些辛酸哀愁的歲月，我終於能够在此時獲得友情的厚愛，和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滿地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我雖未因此致富，依然持續着日常的辛勤工作，但此刻有誰比我更感到快樂呢？

也因為受此鼓勵，我同時在這二集裡發表我的生活和創作年表，有幾本今年的雜誌也公佈了

我的年表，但都不十分完備，我特此聲明以這次我親自新訂的爲最正確和詳細。我這樣做會受人疑問，以爲我好像要結束寫作了；不是這種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今天的事今天畢，明天是一個新的開始。這是我做事信守的原則，凡我自己的事，我都想親自做好。所以把十本書定爲小全集和發表創作年表，是十分當然的了。

幾年前我自印了一本小冊五年集詩集，只有二十幾首詩，現在將它歸併在這本「情與思」的合集裡，特此加以聲明識別。

爲了這足可紀念的出版，我應該發發論言；前幾回遠行出版社每要出一本我的書，都要我自己寫個序，我因爲懶惰和無話可說而省略了，這一次他們並沒有事先要求我，可是我却心血來潮，欲把自己一些往事說出來，就我對生活和文學的思想做些備忘的記錄。但過去我也說了許多話，爲了不致重覆，我在此僅就分段補述一些；文評家們曾經非常熱心地解析到我的作品的內容和風格，但他們意見的紛雜反使讀者不易看清我的著文的態度如何，那麼我更有理由自己發言，做爲讀者更進一步的瞭解。

■
那年（民國六十二年）夏天我在臺北的一次旅遊中遇到了F·羅，在一陣懷昔的談話裡向他道及我在學生時代最初對女性的傾慕行爲，由於我的種種異態以致始終沒能獲得所愛戀的人的理

睬，心性逐漸變得抑鬱，學業完全荒廢，投身在繪畫的狂潮裡，且在一個沒落的礦區隱沒了自己。但繪畫還是沒能成全我。那時的夏季，我徘徊於類似家鄉的深澳的海濱，黎明和黃昏往返登跋數千尺的山坡，消度着那些美麗晴朗的日子；在冬季的寒風淫雨裡獨居於一間破損的閣樓，展現着對貝多芬的研究和讀西洋小說。有時，那位退伍歸來意氣消沉的透西來到屋子，打開唱機，在狹窄的空間獨自跳着却却舞，他是位個子矮小的美男子，有傳神的舞步和姿態，我凝視着他，覺得他是個天使，垂着陶醉的雙目，偶而抬起頭來對我發出十分神祕的微笑。這樣二年的時光過去了，我已消沉到了頂點，我告訴我自己，必須記載些什麼來打發時間，我寫出了我一生中的第一篇短小說，名為「撲克、失業、炸魷魚」投在聯合報副刊。這事距今已有十五個年頭了。

F·羅極力要討好我和瞭解我，有時我却覺得他十分地殘酷；他問我：「你在那時到底愛戀着誰？」我遲疑了一下，對他說道：「美霞，在那時被稱為最美麗的女生。」我說出了她的名字突然感到萬分的羞顏，因為在那時我是被稱為最放蕩不羈的人。這種對比恐怕是人間最為無情的事。狡詭的F·羅在他富於表情的臉上泛出不可思議的笑容而使我感到一陣寒顫，我預感着他將要對我施以最嚴酷的惡劇般的懲罰。然後他嘆息着，使我更感疑惑。

「命運真是好做弄人唷！」他說。

「爲什麼？」

「爲什麼？我不知道，但你且聽我說出來。」

他對我現在還依然萬分懷戀着那個女生的癡態投來輕蔑的眼光。我並不在乎他嘲笑我。我說我現在不知道她生死如何，據說她嫁給一個年紀很大的外交官到巴黎去了，我想她現在一定置身於她嚮往的快樂世界裡成爲一個高貴和富有的婦人了。

「不然；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

F·羅打斷我，故意給我極大的不愉快。

「那麼你知道她？」

「不錯；不但是知道，我和她是老朋友。」

「只是我認識你太晚了。」他又補充一句。

F·羅是位名士而和我認識的，這是近年的事。

「到底如何？她現在在那裡？」我追問他。

「去年她從加拿大回來一趟，我大吃一驚，」他停下來看着我，然後又說：「你真的要我告訴你真象？」

我心中懷着疑慮說：

「是的，我要知道一切。」

「那麼我需把前面的先說到。」

他的表情已沒有先前那麼可怕了；他完全恢復他那憐憫的心腸的本樣來了。他說學生時代的美霞就已經是他家庭的朋友，每個周末她都到他的家裡來，甚至在寒暑假裡也住在他的家裡；那時在他家裡的衆多友人中，不乏有才智和英俊的男士，也有財富很多的公子哥，畫家和詩人常會聚一堂賭梭哈。美霞天生秀麗，的確是他們注目的目標。可是，她的意志中只想着儘快離開臺灣，離開窮困的父母，離開纏着她爲他們工作賺錢的弟妹，她嫁給一位越南來的僑生，他正要到巴黎去學畫，經商的家庭確有相當的資財，但他長得十分矮小又瘦弱，要比挺秀的美霞低幾吋。

「噯！」我頗有所悟地嘆了一聲。

F·羅繼續說：他們去了不久，他們在越南經商的家庭破產了，他們在巴黎生活的財源斷絕了，夫婦兩人轉往加拿大去工作，直到今天仍在那裡。

「你說去年她回來過……」

「沒錯，」

F·羅的表情又有異樣的轉變，他的聲音趨於低微和沉重；他說：「當我握住她的手時，嚇跳了起來，可是她却保持着冷靜，臉上掛着一副微笑，我真不敢相信，那是一雙做過長期勞工的粗糙多繭的婦人的手，與我十年前在機場送她出國時握着的細嫩的手，有着天壤的區別。」

F·羅道出的這件事，使我有滿腔的憤怒，我將面前的一大杯酒灌進了肚腸，它使我滿身發熱和頭暈。當晚我匆匆結束我在臺北的旅遊，告別了F·羅。他無論用什麼甜言蜜語和擺出各種誘惑也不能慰留我多逗留一刻。我在車廂裡，在多數旅客的疲乏沉睡中，靜靜地獨自滴着淚水。我痛悔着在那段學生的時光中所做所為，那些逝去的事物在整個秋天像海潮倒灌地湧向我，每天晚上我清醒不眠如一個蓄意刺殺自我的鬼魂，狂書着那些往事……

有時在沉思時我充滿喜悅，我的喜悅並不是僅僅有某些人喜愛我，而是喜悅我們都是悅納文學這個形式，把文學視為生命求知的探討的手段，透過它瞭解人類歷史和世界環境，更真確的是使我們窺見內在的世界；在那內在的世界的血脈跳動中，使我們感悟了某種情感的信息，構通着精神，使我們內在的理想匯集一致，無論快樂或憂傷，使我們共享和分擔。我寄望他們締造美麗的詩篇，和有利的散文傳達給更多的人們。

我想文學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存在世界，任何思想和情感都能顯現在那簡單的記號中；在這繁龐的文學世界裡，不可固執於一種強硬的理念或崇尚某種固定的形式，生命要像遊牧者，或吉普賽的浪人，或貧乏的行腳僧，或浪漫的情人，當他們還未找到自己之前，要像純潔的嬰兒般接納和排拒；當我們還未有充分的理智去思辯之前，我們要憑藉自己的本能，它將帶給我們最為正確

的引導。這樣在我們浪跡的生涯裡，那開始時的幽魂形狀，將因吸收日與夜的精華而日漸成爲具體的形貌。我們找到自己不是憑藉一條路，而是走遍所有的路；那生命之希望將引領我們瘋狂般地追求，使我們感覺痛苦和辛勞，但是當我們疲乏地倒在沼澤的水潭邊，面孔因焦渴而伸進那片鏡面，我們將清晰地看到自己，在那寂寞的孤獨裡，更能辨明自己的真貌。我們不要對辛勞恐懼，貪求舒適，將肉體出賣給收購者，當賣出肉體之時，也一同把靈魂連帶賣出；我們只有覓求古今大師們的啓示，而不要無知地在現實中跟隨騙子。

誹謗和惡毒的批判是因不寬容和不瞭解而來，邪惡的人並不知他們的邪惡，有時我們自己犯了邪惡也不自知，因爲我們的不良的情緒把心靈閉塞了，無法洞悉事物的真情，而以自我爲中心判斷一切，事後我們懊悔，但害怕爲別人知曉，我們沒有獲得別人的寬恕而內心感覺痛苦，長時鬱積在深處，日久演化成爲病痛，這人類世界因如此隱藏的情感而顯得污穢，是的，我們不能獲得他人的寬諒，同樣地亦不能寬諒別人，因此，逐漸成爲敵對，而變本加厲起來，成爲互抗的集團，這是今日世界罪惡的成因。我因此相信文學是一條解救之道，每個人在此經歷的道路上，必定能獲得個人身心的解脫，同時這信息也能洗淨人類的心靈，可是惟有一個條件：從事文學創作是由個體的生命意念做爲起點，而非服從某種極端思想做爲它的工具時，才是如此。當我們的個體思想能够完全保持自由與獨立的狀態時，也才能寫出有韻律的章節，且透過這些演化的心語獲

得有心人的共鳴。

可是顯然今天有人在那裡誣斷文學的本質，他們想從經濟的哲學的邏輯裡演繹出一個文學的目的，他們要文學創作服膺於某種的訓令，要集體行一同的脚步，他們認為凡是西洋的都是頹廢的，也罵中國的古人，認為古詩人具有資產階級的觀念，罵現今的我們為虛無。這一切何由而來？讓我們冷靜地思考。我感覺我的心在瀝血，當我們遭受他們無情冷酷的蹂躪之時，我深思着為何他們如此之不仁？我們不要再錯誤地成為歷史巨人的手脚和奴隸，把天賦於我們的生存權利視為這些巨人所施給的恩惠，他們做個拋擲的姿態，我們便像狗般擁擠在一起爭奪。現在我的憂鬱和傷感，不外是感悟人類普遍獲得自由與獨立的艱難，因為那些歷史的巨人的幽魂在現今投胎給另外的一批人，世界在他們的統治下依然是饑饉，疾病、戰爭和無辜的死亡。

我們也要承認一件事實：個體是互相分離的，是寂寞而孤獨的，但精神在天地間却會適時地會合。個體是自由行動的，我們無需虛假地做着互抱的親熱，當時刻到來的時候，我們遇見了，我們會察覺出我們是互愛的。今日，文學是我們相知和傳達的形式，明日，我們只需一種流傳的心語；今日，我們藉靠文字的記號，明日，我們唯賴一種自然的默契。記着：那一天人類從自然走出，有一天將再返回自然，這段歷程，都有文學做為層層的記錄。

我發端寫作時的年紀已經很大，有二十四歲了，但喜躍和好奇之心却像可塑的稚童，除了十篇小說發表於聯合報副刊外，在那短短的半年中，也模仿希梅涅茲的普拉特羅與我，寫出黑眼珠與我的散文，另外有二三篇作品也發表在皇冠雜誌。然後艱苦的路途隨着這些誕生的欣喜之後展現於後來，而歷經十五年至今，現在我已經三十九歲了。所有作品，長短將近百篇，另有三十幾首詩，我的生活整個投影在這些作品。

在那些長短不一的篇章裡，外在的世界與內在的世界，我都兼顧到；對於自我與世界之間，我完全依照我的習性、感情和理念記錄我在生活中經驗的事。甚至以我為主題，來探求生命哲學。我天生對於美感事物的喜愛和佔有慾，誘發我形成寫作的技法和風格。

上帝的偉大和全知的權能是經由個體在自覺中的渺小感來驗證的，個人的命運無疑操縱在全能的手中，我在渾沌的生活和沉思裡，常常獲得一種催迫和壓力而來的靈感所指引，現在檢視所有的作品記錄，我的寫作工作隱約地浮出一條脈絡可尋的精神形跡。

生活中的一點一滴因此成為我寫作的素材，經過我的個性和思想成為特殊的意象，現實的事物遂有了形上的義涵；這些我的情懷的主題，常常由一點擴張到全面，由有限進入於無窮；我的思想常藉由微細之事物而展佈於浩瀚無疆的宇宙；我相信人類是天生賦有邏輯和推理的頭腦，且有幻想和美感的才能。

愛情使我感覺人生的無常，愛情是我的意志的表現，就像人類追尋烏托邦的理想，這種相交互的意識，充滿在我的作品裡。我永不能忘懷在這非理想的世界中愛情支離破碎的情形。我的作品中景象大都徘徊於悲劇的邊緣，不可避免的，或許在將來我要進入於這悲劇的中心，想到這個，常令我顫抖和驚悸。因此我企盼「白馬」的再現，它是我心中典型的生活世界的純樸樂園，但它如傳說般過去了，生為「現在」的我，無比懷念「往昔」和憧憬着「未來」。

蒙田說：「人必須退隱，從自己尋求自我，我們必須為我們自己保留一個貯藏庫，揉合我們，在貯藏庫裡，我們可以貯藏並建立起真正的自由。」這層深意並非在我最早的寫作初期就為我所遵奉，而是經過漫長的摸索和沉思，經過種種生活的苦難的歷鍊之後，在此刻我最感孤獨的時候，才獲得的溫馨的安慰。他又說：「對男人而言，世上最偉大的事是知道如何成為他自己。」事實上對任何種類的人而言，都應如此。

小全集計有：

- ① 來到小鎮的亞茲別
- ② 我愛黑眼珠
- ③ 僵局

④ 沙河悲歌

⑤ 隱遁者

⑥ 削度的靈魂

⑦ 放生鼠

⑧ 城之迷

⑨ 白馬

⑩ 情與思

另有一本「離城記」也應算在內。這些書全都由沈登恩先生敦促而成集出版，我特此向他致最高的謝忱。

七 等 生

于通霄舊屋

一九七七、七、十

〔情與思〕目錄

情與思（小全集序）
詩：

五年集自序

詩

倒影

狹路

日暮的蝙蝠

黃昏

一 七 九 二 〇 二 四

周末之夜

雨霧時節

城堡

新聞

美麗

白色康乃馨和爵士樂

在昨夜我們

小夜曲

嫉妒

冬日

打鬥

春天沒有

現在只剩下空漠

十四行

告密者

一七 二 二四 二六 二四 三 三五 三七 四〇 四三 四六 四四 五 五二 五五 六七

牙痛	七〇
在黑色沙龍	七三
這是不能	七六
值夜	七九
紫茶	八四
跡象	八六
秋日偶感	九〇
樂人死了	九三
有什麼能強過黑色	九五
海思	一〇〇
斷樹吟	一〇二
戀愛	一〇五
一隻單獨的白鷺鷥	一〇七
落落之歌	一一五
當我躺仰在海邊的草坡	一二一

五年集後記

散文：

黑眼珠與我(一)

黑眼珠

出征日

神廟

送葬

春夜

嫉妒

摘花

獸藝團

小劇場

媽祖生

展覽會之畫

暫別

一三五

一三九

一三一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六

一三七

一三七

一三九

一四〇

一四二

一四三

一四四

• 錄 目 •

論文：	信	一四
黑眼珠與我(二)		
畫像		一四
吵嘴		一四
學徒		一四
周日午後		一五
現況		一五
迷失的小男孩		一五
暈旋		一五
冬來花園		一五
棕膚少女		一六
兩個月亮		一七
8½的觸探		一七
維護		一八